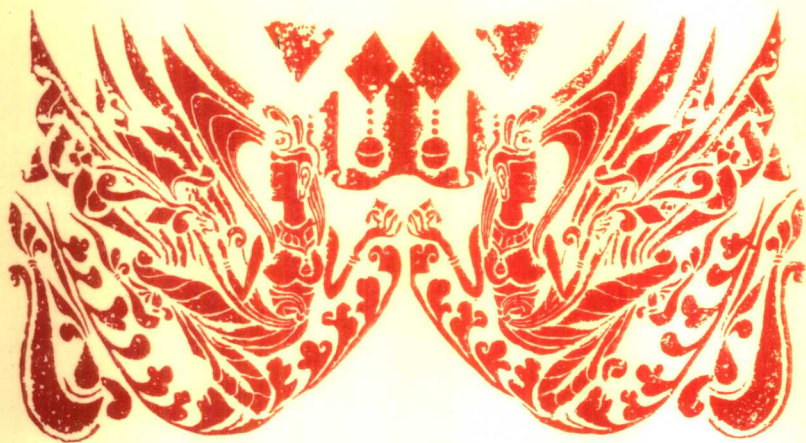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27

戏曲卷

(五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27

戏曲卷

(九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孔尚任

孔尚任，生平已见诗歌卷。此处略系其人、其作。其字季重，又字聘之，以东塘、岸堂为号，别署云亭山人。山东曲阜人，孔子的六十四代孙。三十五岁以前一直在家乡读书和研究音律为主。他很有才学，诗文都很好，还熟知孔庙的礼乐大典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5），皇帝南巡时，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经大受赏识，遂任国子监博士生，后累迁户部主事、员外郎等。他曾参与淮扬一带治水工程，又游历了扬州南京等地，凭吊历史遗迹，结识前朝遗老，搜集了很多有关南朝弘光朝败亡的资料，也观察和了解到很多官场积弊、吏治黑暗及人民的痛苦。康熙二十九年回到北京。专心创作，不再热心仕途生涯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他和顾彩合撰《小忽雷》，这是初作传奇的尝试。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《桃花扇》完成了，上演后反应强烈，获得很大成功，但却遭到当局的猜忌，不到半年，就因一件疑案而受谤罢职。

## 顾 彩 (1664? —?)

字天石，号补斋，一号梦鹤居士，江苏无锡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官至内阁中书，与孔尚任友善，二人作曲多相切磋。所作传奇有《后琵琶记》、《南桃花扇》及与孔尚任合撰的《小忽雷》。

## 小 忽 雷

(传奇 选二出)

### 第六出 争琴起衅

【鹊桥仙】(净扮仇太监蟒玉仪从上)披香殿里，皇恩独荷。宰相犹然侧坐。便浮云蔽日，敢谁何？浑不怕交章青琐。

炙手熏天势绝伦，腰横玉带蟒袍新。汉家常侍留衣钵，侧目朝廷用正人。咱家五坊使太监仇士良是也。俺唐家自天宝年间，宠用老公公高力士。不期安禄山反叛，驾幸西川，满朝文武都去簇拥着肃宗皇帝灵武登基，把个太上皇丢得冷冷清清。惟有高公公一人，恋主不去。侥幸寇退还宫，太上皇道，高公公是个忠臣。特赐开府仪同三司之爵，恩礼倍常。以此累朝皇爷，道咱内官中间，尽有好人，不比那些外官的酸子，一味咬文嚼字，济不得大事。因此把咱们事权，一发任得重了。如今梁公公守谦，官拜内枢密使；王公公守澄，现居监军。咱便是王公公位下第一个得用的。叨蒙圣恩，授为五坊使之职。每日率领着羽林禁军巡察机密，兼采办御用物件，前呼后拥，却也着实风光。今日闲暇无事，不免向曲江市上游玩一番。倘有希奇古董，买他几件，进万岁爷，多少是好。孩儿们，打道往曲江去！（喝道下）（场上预设古董店一座，内陈各色乐器箏琶等物）

【金鸡叫】(丑扮赵二上)九日滩头坐，卖不出人间冷货。破画残书空堆垛，看得人多，济不得饥饿。

区区赵二是也。本贯姑苏人氏，曾为清客班头。会打十番乐器，能弹筝琴篪篴。酒船上遭遭胜会，妓女家处处熟游。制箫笛，安笙簧，般般妥贴；点云锣，修弦子，事事风流。只因久慕曲江繁盛，移家来住皇州。开个古董铺子，到也自在清幽。旧铜器，揩抹出来，道是商彝周鼎；破碑刻，装潢好了，恁说是汉篆秦籀。黑流觔的破琴，有年代，便夸做孔北海、嵇叔夜；碎零星的画片，没款识，便扯做吴道子、张僧繇。弄虚脾，瞒天说价，讨个几百几千，一任他们笑话；遇在行，着地还钱，卖去一件两件，也不算做白丢。为此，人人道我生意好做，个个到我店里闲游。烧几枝棒儿香，替他解解俗气；烹一壶梅花片，与他润润渴喉。有时遇着王孙公子，却也应接不周，坐久了，又要替他照看鞍马；买成了，少不得央人送到地头。这几日生意冷落，正值夏末初秋。虽则是店里摆得花花绿绿，可怜饿得肚皮里清水直流。（笑介）闲话少叙。近日俺店中收得一件希奇乐器，名唤小忽雷。有人说是大内之物，最难得的。不免取出来放在架头，供人赏玩。（取出小忽雷，揩抹介）

【醉扶归】（生闲步上）乍凉天，早散书堂课，向长安坊市漫经过。那黄公酒肆近如何，章台柳色能低弹。一路行来，且喜有个古董小店开张在此，不免随意观玩。（向丑举手介）请了！（丑放琴在柜趋迎介）相公请坐，拜茶！（生）伊家何物手摩挲，敢这里暂容清坐！

（丑）相公要买古董么？（生看介）宝店所藏，色色精雅，一时买不得许多。（指案上介）则这一种是何乐器，怎生有此精工？（丑）此是胡琴，名为小忽雷，是个有来历的物件。（生）怎见得？

【皂罗袍】（丑）此器非同小可，看取槽如紫玉，檀号娑

罗。当初，有位韩滉老爷，官封晋国公。曾在四川地方，得一奇树，坚如铁石，有识得的，说是娑罗檀。取来锯开，制此胡琴，声响异常。大的叫做大忽雷，如今不知下落了；这是一面小的，叫做小忽雷。前代德宗皇帝曾取入宫中，藏于内库。（生）内库的东西，怎生出在外面？（丑）后来，朱泚太尉作乱呵，蒙尘天子去关河，宜春宫院皆兵火。这小忽雷呵，龙膺蛇腹，俱遭折磨。冰弦牙柱，齐归冷落。亏得区区赵二，是个识货的，因此上，向风尘，拾得这希奇货。

（生）原来如此。借过来细看！（丑递琴·生看介）妙也！

【前腔】谁把琅玕劈破，付与公输追琢，师旷调和。（弹介）二条弦上曲无多，弹来恰与求凰和。小生意欲买此胡琴，未知实价。（丑）这也是论不得价的。相公既是赏鉴，不好多说，伍拾两！再少不去了。（生）便依你。酒逢知己，千钟不苛。琴逢赏识，千金岂讹！适才带银五十两，来还坊间书价，就付你罢！（取银付丑介）（丑付小忽雷介）（生喜介）檀槽喜得今归我。

【罗袍歌】（净响道引杂上）小队呼鹰齐过，有几处樊楼闹市，芳草平坡。这里是赵二的古董店，咱且暂歇。（生作欲避不及，净见生手中琴介）那秀才手中是面胡琴。那里得的？（生）是小生恰才买的。（净）取过来瞧！（生付琴净看介）是那里买的？（丑）便是小人店里的小忽雷，这位相公使五十两银子买的。（净背想介）我记得前辈老公公说，内库里有什么小忽雷，一向失落在外。（看介）看此龙头之下，分明有嵌银“小忽雷”三个字，想必是了。（回看生介）秀才，这小忽雷送与我罢！（生）是小生用价买

的。我与足下素非相识，怎肯奉送？（净怒介）你若不肯与我，便坐你一个大大的罪名！这是前朝御用小娑罗，你偷藏，泼胆如天大。（生）公平价买，何得言偷？便是御用之物，怎生在这赵二店中？寻常玩具，明交正割。何劳贵监，前来势夺！（丑扯生背介）相公放婉款些，这是五坊使仇公公！噤声休惹空头祸！（净）秀才，你姓甚名谁？怎敢公然呼我贵监？手下人索了！（杂欲绑生介，生怒介）不得无礼！我便姓梁名厚本，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！（杂）他是枢密梁公公的亲侄，现在权平章家坐馆。（净）哦，你倚着枢密、平章的势要，藐视咱家。咱也不与你计较，只拿这小忽雷去，还了万岁爷便罢！休胡闹，免撒科，冤家拚做待如何！（生夺、净推介、生）真阉竖，忒肆泼！（净）好骂，好骂！孩儿们，打他出去！（杂打介。生）冤哉此恨怎消磨！

（下）（丑叫介）梁相公转来，收了银子去！呀，去得远了，且自慢慢还他。不免收了店罢。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。（收店下。净吊场）噢，梁厚本这畜生，好生放肆！怎生寻件事情处置了他才好？（杂）公公不知，他正是光棍梁正言的兄弟。正言倚着平章、枢密，替司空于阆交通关节，买节度使做，正是有干法纪之事。老公公只当巡察风闻，吩咐巡城御史，连平章、枢密都坏了，看这秀才倚靠谁人！则这个题目，便处置了他也。（净）此计大妙！

【清江引】弄风波，架起天来大。暗箭如何躲！平章有罪愆，枢密也难辞过。那其间，独掌朝纲，都在我。

### 第三十二出 秋宫拔起

（场上设妆台、床、帐等物）（旦宫妆上）

【古调笑】梧桐夜雨寂寞，听来都是魂消，咫尺家园路遥。通路、通路，插翅也难飞去！

（作挑灯向绣窗针指介）奴家自入深宫，忽经数载。身在歌楼舞院，心依裙布荆钗。虽蒙圣上恩许放归，未知何日！那梁郎自从宜春院中一番相见，此后信息杳然。料他绝意姻缘，谁敢向宫闱问信！好不伤情也呵。（停针泪介）今夕宫门深闭，秋雨濛濛，灯焰无光，庭梧乱坠。才向绣床针指，不觉睡魔到来。（欠伸介）不免解去罗衣，且向牙床歇息。（作卸妆解衣就床欲睡介）（内打一更介）（旦睡又起，钩帐揩泪介）听外边风雨之声，一发大了。睡又睡不成，满腔心事，欲诉无因，不免取过小忽雷，悄弹一曲。正是：人间无限伤心事，尽在梧桐夜雨中。（起取小忽雷坐床上，身拥半衾，低弹唱介）

【北一枝花】则听这潇潇雨打窗，渐渐风吹叶，孤灯荧一点，倦眼晕双遮，愁恨千叠，心绪倩谁说！拥寒衾把半幅儿轻拽，那悉阑珊檐马无情也，助俺一声声痛咽！

这小忽雷呵！

【梁州第七】瘦削芳檀槽漫挾，侧楞箏玉柱偷捻，乍横来膝上浑如铁。把冰弦暗整，纤指轻揲，宫商悄换，角徵微叶。待弹个古明妃出塞分别，待弹个小文姬思汉呜咽，待弹个绿珠儿楼坠伤嗟。便弹得弦断心绝，怎诉尽其中郁结！叹生来命薄无如妾，欲诉除非天也。待叫破层云帝座彻，俺又怕雷巡风烈！

想起梁郎那亲事呵，

【牧羊关】生小联鸳谱，婴年受凤牒。须不是无媒少聘

莽饶舌，现放着同气连枝，亲交喜帖。俺不曾窥墙私见影，  
掷果偶逢车。闻说他少年人多才俊，因此上梦魂中心愿  
愆。

（内打二更介）（旦又弹介）

【菩萨梁州】这段姻缘甫能宁贴，谁料中途顿起磨蜚。惨  
可将奴凌逼向丹穴，声言另许仇门者。那才郎去后音尘  
绝，要相见甚时节！俺有口浑身怎辨折，泪眼也邪！

可恨哥哥，见奴不肯另配，竟自报名选册，被仇士良那厮，生  
生上门抢入宫来！

【哭皇天】越越的闷葫芦难猜破，没头鹅生吃跌。送俺去  
教吹弹是前世孽，投着个女先生，当了今世爷，每日价将  
丝桐不舍。他道俺忒聪明，又色艺绝。要博得天颜欢悦，抛  
闪下共枕同穴。

最可怜是梁郎在宜春院相见之时也！

【乌夜啼】檀郎睹面难亲热，好一似梦迷离月被云遮，待  
近身未语先呜咽。这时节偷转双睫，眉锁千叠，心系百结，  
肠又摧裂。那旁人纵是石和铁也，须搥不尽衫襟血！他那  
里正难决，我这里又遭灭，怕这一番相逢，断送了他年少  
也！

【骂玉郎】（悲介，略住，又弹介）荒鸡梦冷深深夜，没意绪  
转伤嗟，照人愁只有那朦胧月。静悄悄针剪歇，闷腾腾理  
衣褶，扑簌簌泪满颊！

【感皇恩】甚日里槛凤离车，囚鸾遇赦？俺把这歌扇儿

停，舞衫儿脱，梅妆儿卸！又则怕东君去意决，玉貌易衰歇。生为永巷妾，死葬玉钩斜，魂带杜鹃血！

（内打三更介）（净雨帽、雨衣引一小监提灯，自打雨伞上）闲房灯闪闪，别院鼓沉沉。料得怀春女，秋宵也动心。咱仇士良雨夜巡宫，听得小忽雷音韵恹恹，敢是盈盈未睡？此时皇爷正在观文殿看书，不免引他进御，皇情必然大悦也。（揭帘入介）（旦）仇公公因何深夜至此？（净）万岁爷独坐无聊，有旨选你去侍寝！（旦惊介）呀，前日已有圣旨，教成弟子，放奴出宫。如何矫诏宣我？

【四块玉】你好语支离心乖劣，不奉君王诏，擅将湘帘揭。（净）实是奉旨宣你，你敢抗违不去么？（旦）便做抗违时，咱自有因由说。仇士良快去，这不是你站的所在！（净怒介）你不奉旨，咱扯也扯你去！（扯介）（旦大怒介）你敢辄近身胡乱扯，俺待把把这忽雷撒！（将小忽雷掷净落地介）（净惊掩额介）好利害，咱家的头都打破了！（就地拾起小忽雷，怒介）呵呀呀，好大胆！了不得！把这匙头都掷损了！郑中丞，这是前朝宝器，你敢损坏，当得何罪？扯你见驾去！（旦）便去，谁怕你来！（整衣下床，同净行作到宫门介）（净）你且在此跪着候旨，咱启奏去！（下）（旦跪介）

【黄庭尾】恨今宵恰把这权奸惹，教俺战兢兢小胆儿难收摄。你看玉墀下多陨叶，长门内少明月。苔茵上没些热，罗袜里湿半截，长夜漏滴不竭，冷萤火明复灭。吓得我发凛凛似鬼拽，心趑趄像虫啮。一阵阵暗风颭，一点点细雨撒。那奸宦正饶舌，怕君王没分别。俺生死关节，只

争今夜。这便是做官人伏侍君王的活罪业！

（净持小忽雷上）圣上有旨：“郑盈盈擅损乐器，念系失手，姑不究。这小忽雷着送往赵二家修去！”咦，造化你了，回院去罢！（旦叩头谢恩下）（净吊场冷笑介）咦，有这等事！俺里边三千宫女，熬的头白眼暗，不能勾见天子之面。这妮子是郑注之妹，俺好意引他进御，他反这等无礼！皇上不赐处分也罢，还叫俺包修乐器。这场愤恨，永世难消！（下）

孔尚任自称：“《小忽雷》一种，乃与天石合编者。”（《致张山来札》）孔与顾的交谊始于康熙二十八年清明，孔尚任时正在淮扬治河，顾彩则在孔毓圻家，从此彼此交往日多。两人都是矜节厌俗之名士，又都雅爱诗、词、曲，相互切磋，结为知交。康熙三十年，孔尚任在京都“典衣”购得一把古琴，名小忽雷。查知此器来历不凡，就想据此写一部传奇。但“恐不谐于歌者之口”，于是想到顾彩熟悉官商，决定请顾彩合作。“于是，孔门星座，立传周详；顾氏仙才，填词雅秀”，“一时刻烛分笺，叠鼓竞吹。觉浩浩落落，如午夜之联诗”。梁启超对《小忽雷》词曲之美，曾给予极高的评价：“不事雕琢，纯任自然，无一冗钉之句，无一强押之韵。真如弹丸脱手，春莺啭林，流离轻圆，令人色授魂与。”

剧演唐代元和间，秀才梁厚本携酒曲江亭，与白居易等邂逅相遇，同饮酬唱，座中郎中郑注有意巴结梁厚本，将自己的妹妹许给梁生为妻。梁厚本在古董商赵二家见到小忽雷，得知此是朱泚作乱时由官中散落民间的宝物，以五十两银子买下。五坊使仇士良看见，借口官物，强夺而去。遭到厚本的痛骂，怀恨在心。厚本的哥哥因参与贿官买爵之事而被杀，仇士良趁机参劾了一批

自己平常嫉恨的官员，其中有梁厚本的叔叔。梁厚本为避祸出京，由白居易荐于裴度。后来在平淮蔡之乱中建功，不料由于仇士良从中作梗，功让郑注冒领。郑注为巴结仇士良，不但悔亲，而且把妹妹郑盈盈献进宫里。盈盈随乐师润娘学弹小忽雷，梁厚本与润娘相识，因得见盈盈。盈盈弹奏小忽雷，受到皇帝赞赏，封为中丞，她趁机言明自己有丈夫。皇帝答应她将琴艺传给弟子后就可以放她出宫。仇士良一计不成，又矫诏传盈盈侍寝。盈盈不从，怒将小忽雷掷向仇士良。不久，郑注因参与甘露之变被杀，仇士良趁机命令勒杀郑中丞。盈盈被弟子们装入画箱，流出御河。恰被梁厚本捞起，居然救活，二人结成夫妻，隐居过日。一日，正在弹小忽雷，被黄门官听见，报告皇上。此时，仇士良已失势，裴度入朝，申明梁厚本之功，皇帝论功封官，钦赐成婚。

全剧二卷四十出。有暖红室刻本传世。其中《秋官拨怨》（第三十二出）被认为是最精彩的曲子。在当时演唱很盛行。（吴希）

## 桃花扇

（传奇）

### 试一出 先声

康熙甲子八月

【蝶恋花】（副末毡巾、道袍、白须上）古董先生谁似我？非玉非铜，满面包浆裹。剩魄残魂无伴夥，时人指笑何须躲。旧恨填胸一笔抹，遇酒逢歌，随处留皆可。子孝臣忠万事妥，休思更吃人参果。

日丽唐虞世，花开甲子年；山中无寇盗，地上总神仙。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，爵位不尊，姓名可隐。最喜无祸无灾，活了九十七岁，阅历多少兴亡，又到上元甲子。尧舜临轩，禹皋在位；处处四民安乐，年年五谷丰登。今乃康熙二十三年，见了祥瑞一十二种。（内问介）请问那几种祥瑞？（屈指介）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景星明，庆云现，甘露降，膏雨零，凤凰集，麒麟游，萸萸发，芝草生，海无波，黄河清。件件俱全，岂不可贺！老夫欣逢盛世，到处遨游。昨在太平园中，看一本新出传奇，名为《桃花扇》，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。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。老夫不但耳闻，皆曾眼见。更可喜把老夫衰态，也拉上了排场，做了一个副末脚色；惹的俺哭一回，笑一回，怒一回，骂一回。那满座宾客，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！（内）请问这本好戏，是何人著作？（答）列位不知，从来填词名家，不著姓氏。但看他有褒有贬，作春秋必赖祖传；可咏可歌，正雅颂岂无庭训！（内）这等说来，一定是云亭山人了。（答）你道是那个来？（内）今日冠裳雅会，就要演这本传奇。你老既系旧人，又且听过新曲，何不把传奇始末，预先铺叙一番，大家洗耳？（答）有张道士的《满庭芳》词，歌来请教罢：

【满庭芳】公子侯生，秣陵侨寓，恰偕南国佳人；谗言暗害，鸾凤一宵分。又值天翻地覆，据江淮藩镇纷纭。立昏主，征歌选舞，党祸起奸臣。良缘难再续，楼头激烈，狱底沉沦。却赖苏翁柳老，解救殷勤。半夜君逃相走，望烟波谁吊忠魂？桃花扇、斋坛揉碎，我与指迷津。

（内）妙，妙，只是曲调铿锵，一时不能领会，还求总括数句。

(答)待我说来:

奸马阮中外伏长剑, 巧柳苏往来牵密线;

侯公子断除花月缘, 张道士归结兴亡案。

道犹未了, 那公子早已登场, 列位请看。

## 第一出 听 种

崇禎癸未二月

【恋芳春】〔生儒扮上〕孙楚楼边, 莫愁湖上, 又添几树垂杨。偏是江山胜处, 酒卖斜阳, 勾引游人醉赏, 学金粉南朝模样。暗思想, 那些莺颠燕狂, 关甚兴亡!

〔鹧鸪天〕院静厨寒睡起迟, 秣陵人老看花时; 城连晓雨枯陵树, 江带春潮坏殿基。伤往事, 写新词, 客愁乡梦乱如丝。不知烟水西村舍, 燕子今年宿傍谁? 小生姓侯, 名方域, 表字朝宗, 中州归德人也。夷门谱牒, 梁苑冠裳。先祖太常, 家父司徒, 久树东林之帜; 选诗云间, 征文白下, 新登复社之坛。早岁清词, 吐出班香宋艳; 中年浩气, 流成苏海韩潮。人邻耀华之宫, 偏宜赋酒; 家近洛阳之县, 不愿栽花。自去年壬午, 南闱下第, 便侨寓这莫愁湖畔。烽烟未靖, 家信难通, 不觉又是仲春时候; 你看碧草粘天, 谁是还乡之伴; 黄尘匝地, 独为避乱之人。(叹介)莫愁, 莫愁! 教俺怎生不愁也! 幸喜社友陈定生、吴次尾, 寓在蔡益所书坊, 时常往来, 颇不寂寞。今日约到冶城道院, 同看梅花, 须索早去。

【懒画眉】乍暖风烟满江乡, 花里行厨携着玉缸; 笛声吹乱客中肠, 莫过乌衣巷, 是别姓人家新画梁。

(下)(末、小生儒扮上)

【前腔】王气金陵渐凋伤, 鼙鼓旌旗何处忙? 怕随梅柳

渡春江。(末)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。(小生)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。(末问介)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?(小生)昨见邸抄,流寇连败官兵,渐逼京师。那宁南侯左良玉,还军襄阳。中原无人,大事已不可问,我辈且看春光。(合)无主春飘荡,风雨梨花摧晓妆。

(生上相见介)请了,两位社兄,果然早到。(小生)岂敢爽约!(末)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,沽酒相待。(副净扮家僮忙上)节寒嫌酒冷,花好引人多。禀相公,来迟了,请回罢!(末)怎么来迟了?(副净)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,一座大大道院,早已占满了。(生)既是这等,且到秦淮水榭,一访佳丽,倒也有趣!(小生)依我说,不必远去,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,说书最妙,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,桐城何老相国。闻他在此作寓,何不同往一听,消遣春愁?(末)这也好!(生怒介)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,这样人说书,不听也罢了!(小生)兄还不知阮胡子漏网馀生,不肯退藏,还在这里蓄养声伎,结纳朝绅。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,公讨其罪。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,不待曲终,拂衣散尽。这柳麻子也在其内,岂不可敬!(生惊介)呵呀!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,该去物色的!(同行介)

【前腔】仙院参差弄笙簧,人住深深丹洞旁,闲将双眼阅沧桑。(副净)此间是了,待我叫门。(叫介)柳麻子在家么?(末喝介)哇,他是江湖名士,称他柳相公才是。(副净又叫介)柳相公开门。(丑小帽、海青、白髯,扮柳敬亭上)门掩青苔长,话旧樵渔来道房。

(见介)原来是陈、吴二位相公,老汉失迎了!(问生介)此位何人?(末)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,当今名士,久慕清谈,特来领

教。(丑)不敢不敢!请坐献茶。(坐介)(丑)相公都是读书君子,甚么《史记》、《通鉴》,不曾看熟,倒来听老汉的俗谈。(指介)你看:

【前腔】废苑枯松靠着颓墙,春雨如丝宫草香,六朝兴废怕思量。鼓板轻轻放,沾泪说书儿女肠。

(生)不必过谦,就求赐教。(丑)既蒙光降,老汉也不敢推辞;只怕演义盲词,难入尊耳。没奈何,且把相公们读的《论语》说一章罢!(生)这也奇了,《论语》如何说的?(丑笑介)相公说得,老汉就说不得;今日偏要假斯文,说他一回。(上坐敲鼓板说书介)问余何事栖碧山,笑而不答心自闲;桃花流水杳然去,别有天地非人间。(拍醒木说介)敢告列位,今日所说不是别的,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,表孔圣人正乐之功。当时鲁道衰微,人心僭窃,我夫子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。那些乐官恍然大悟,愧悔交集,一个个东奔西走,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,顷刻冰冷。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?神妙呀不神妙?(敲鼓板唱介)

【鼓词一】自古圣人手段能,他会呼风唤雨,撒豆成兵。见一夥乱臣无礼教歌舞,使了个些小方法,弄的他精打精。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,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!

(拍醒木说介)那太师名摯,他第一个先适了齐。他为何适齐,听俺道来!(敲鼓板唱介)

【鼓词二】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摯,他说:“咳,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?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,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。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,合夥了个敬仲老先才显俺的名。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,景公擦

泪侧着耳听；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。”

（拍醒木说介）管亚饭的名干，适了楚；管三饭的名繇，适了蔡；管四饭的名缺，适了秦。这三人为何也去了？听我道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

【鼓词三】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，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。亚饭说：“乱臣堂上掇着碗，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；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？我也投那熊绎大王，倚仗他的威风。”三饭说：“河南蔡国虽然小，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。”四饭说：“远望西秦有天子气，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。”一齐说：“你每日倚着塞门桩子使唤俺，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。”

（拍醒木说介）击鼓的名方叔，入于河；播鞞的名武，入于汉；少师名阳，击磬的名襄，入于海。这四人另有个去法，听俺道来！（敲鼓板唱介）

【鼓词四】这击磬擂鼓的三四位，他说：“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。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，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。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，这才是江湖满地，几个渔翁。”

（拍醒木说介）这四个人，去的好，去的妙，去的有意思。听他说些甚的？（敲鼓板唱介）

【鼓词五】他说：“十丈珊瑚映日红，珍珠捧着水晶宫，龙王留俺宫中宴，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。凤箫象管龙吟